

卷六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說法是開卷大宗旨。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正正之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誼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悼紅軒原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破一小時 此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的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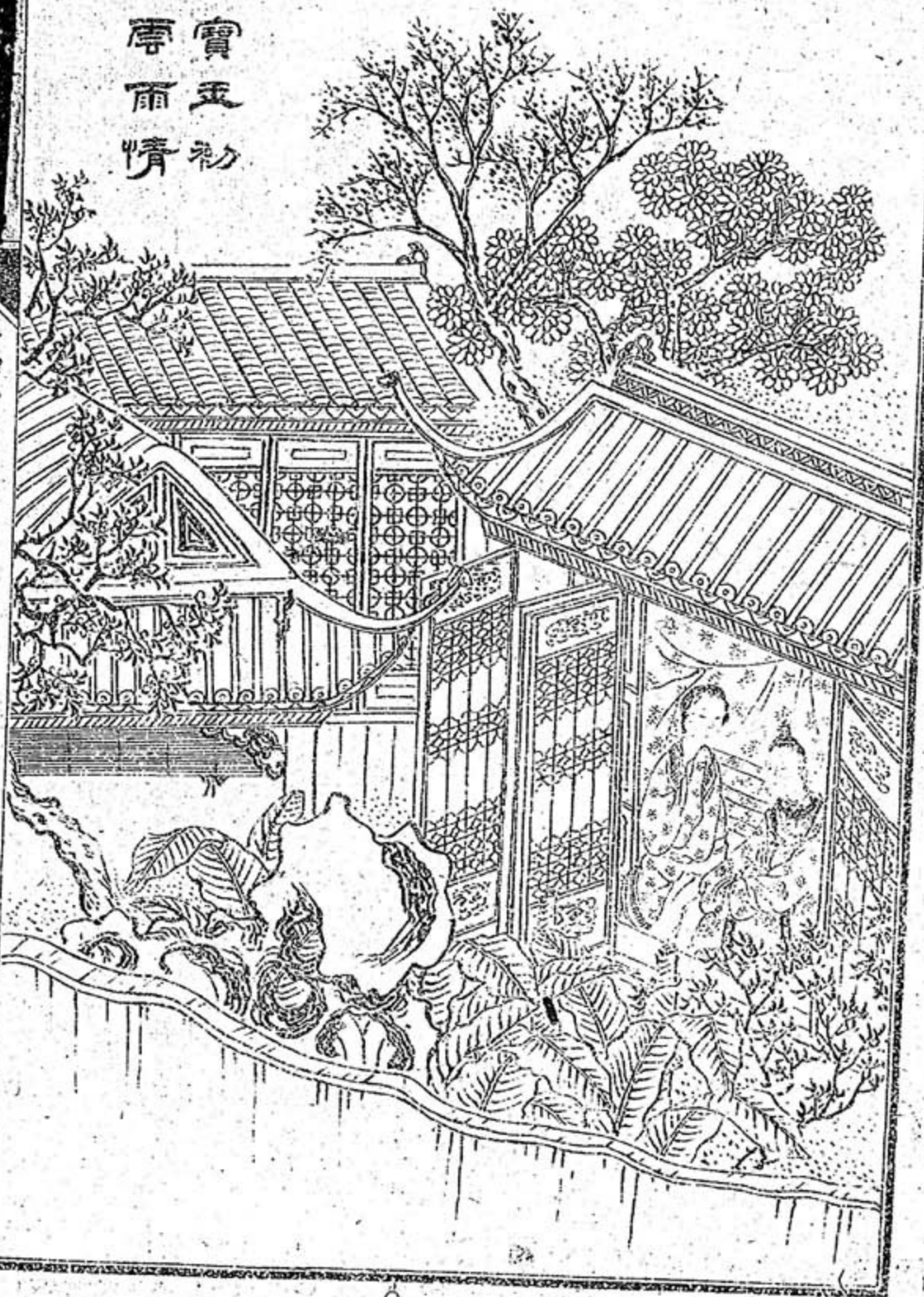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是大開。一百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緣起。一百十六回以後之四回是餘波。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終



賈寶玉初
試帶雨情



寶玉自此入大夢矣
以上結寶玉夢遊幻境一段
以下接劉老老初入榮國府

雖知後來歸結亦是此一家

比兩村與榮榮連宗何如
觀此則鳳姐爲王夫人大兄之女而子騰則爲第二個兄弟矣

劉老老亦是此書眼目爲後來救巧姐張水故敘次特詳

寶兒姊姊兒弟是史法可知後文老老入賈宅許多處做積正是其狡猾處也
點醒時令仍是已酉年

此等入於今不少

卻是老成人金玉良言
言聽畢學有道破俗情
寫盡眼中一切

天子腳下四字新

引入正文有層次
常語實奇語

漸引漸近

拉硬屎鄙人俗語也

觀王夫人是第二個則王夫人之上尙有姊可知書中無考

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閒。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個。無人管著。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

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嚷著我多嘴。咱們村莊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託著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顯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們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腳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挑達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著。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咱們家裏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著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

奇語亦趣語

荷中有周瑞家的引
入一層

故作一推筆

得有此著

以上是狗兒與劉老
老等商量入榮府一
段小結構文字

第一個只見○想是
莊靜王等來拜會買
二老者

第二個只見
擬阿八字形容如畫
真得二字有多少苦
心

韻挫傳神確有史筆

筆法從水滸脫來
字法俱明鍊
第三個只見

周瑞家的不過一個
三十許婦人耳故
子呼以大媽而老
只以嫂孀稱也

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暗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汗毛。比暗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我。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阿呀。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腳去。倒還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

帶了板兒進城。至甯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担担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指者那牆腳下等著。一會子。他們家裏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著。他娘子卻在家裏。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著板兒。繞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著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的物件。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廝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著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

卻是初過時發端語
○好呀二字一在語
前一在語後俱筆筆
入神
猶管家之有三小子
也

宛轉說來辭令頗好

劉老老此回亦甚會
說話
與上文老老云交過
一椿事相呼應○依
人作僕而可以買田
實地其故可知然後
來買氏之僕如賴家
者竟可以捐現任知
縣則周瑞猶次一等
也
開中言語寫出買府
用入之多總是氣談
之盛

指眼
觀此大舅老爺句知
王夫人之兄子應行
二其上有兄也則
生夫人之內姪女兒

乃子騰之兄之女兒
書中未載讀者每不
知鳳姐爲誰之女兒
也
可是當時鳳姐已爲
鳳下人所折服但尙
未發怨耳
可不必借重轉致意
矣
其自謙耶抑自譽耶
試細味之

就是僱來的小了頭

查是年鳳姐十九歲

特鄭重其詞以出之

御從周瑞家的口中
寫出如見其人

氣局排場寫得活現

與初到榮府大門時
語有映帶○倒聽者
即前三回倒座三間

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
家裏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裏還記得我們說
著的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了頭倒上茶來吃著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
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
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
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他丈
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
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
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
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
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
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
太不大理事都是連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連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姪女兒
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姐的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

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
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甯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
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來俗
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裏費了我什麼事說著便喚
小了頭來到側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裏二
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
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
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別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
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
就知道了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著小了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
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著劉老老快走這一
下來他吃飯是空兒階們先等著去罷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
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著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著
周瑞家透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裏略等

抱廈廳也其北即鳳
姐所住之宅王夫人
指出黛玉所云你鳳
姐出的屋子者
始出平兒大書特書

平兒一了頭可作主
意是可知矣

寫漢子入五都市卻
有此光景○以亦一
路寫去遠見鄉下人
目所未睹是才見席
面想不出光景
誰知此女兒後來與
老老殺有關係
只得問好是不屑問
而不能不問之意
其婢如此其主可知

第四個只見○疑婢
子為夫人伊係未見
大陣仗者勿以為笑

第一個只見○此時
劉老老之真根眼根
耳根俱不知作奈何
許○妙在不知說出是
什麼東西在俗筆寫
之必云劉老老不識

第二個只見
寫排場處妙在筆筆
從劉老老心意耳目
開寫出○未曾觀面
先為烘染俾人妙
自眩巧心新筆筆尖
疑有鬼神呵護

都在老老耳中所聞
自中所見
第二個忽見
是以手叫非以口叫
也
其於老老之敘板兒
話何如
第六個只見
寫得富麗宜老老之
目不暇給也

詳寫衣飾是又記者
之辭並非老老自中
能辨其何者為勸子
何者為披風也亦作
中用家常二字亦作
者之微意也

第六回

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著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已。經。幸。過。之。婢。也。一。名。傳。婢。房大了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裏坐著。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裏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嚥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閒屋裏。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了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噔咯噔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飾麪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錘般一物。卻不住。

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東西。有甚用呢。正默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著。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著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了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躡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著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綾。閃段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昭君套圍著。那攢珠勒子穿著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綉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著小銅。

鳳姐特一個影子耳
以上六個只見是老
老眼此一一個只見
鳳姐十二分驕傲一
筆寫出真是筆端有
魂

警開筆亦入理

只一開口便知鳳姑
娘是一個利害腳色

真好辭令

其言可畏

鳳姐與飛處

上上文周瑞家的之
語相照

第七個只見

特提醒之

卻是順人言語無從
開口處光景不得從
劉老老詞令之空說
也

畫出貧賤人對富貴
人情景○幾句言
發端語俱揣摩入情
第三個只見○是何
人歎不煩通報竟可
直入內室耶曰忙止
自然紙上○你字何
其推而遠之耶其意
若曰我容大爺在那
裏○耳○第四個只見
活畫出一個浮蕩公
子小像來

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擡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擡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言竟亡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噴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著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裏沒的給姑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著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裏

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帶進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著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著自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姑太太姑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裏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容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劉老老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莫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嬌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嬌子的那架

一第字上加噫嘍二字其神可想

此言也其論人耶抑論物耶劉老在旁聽之固不知其元妙也

二語帶莊帶諧○區區身外物何足掛齒

不知是何事

容兒既借辭去復喚轉來又曰這會子有人俟晚飯後再說

等了半晌道不及緩矣○所說何事恐一說便差○此時真難於立言作者體會人情以吞吞吐吐者出之只此已足不必定行說盡○行文至此真能盡想入情之至

如今這兒不必吵要肉吃了

劉老老初入時所坐之處與上文看怎麼說四字相照應

劉老二字一頓停神之至

措畫村題

借錢與人往往有此一番報談不圖鳳姐亦習此也

玻璃炕屏明兒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著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嬌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嬌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裏也放著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又何怪乎端大爺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鎖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擡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為別的只因他爺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階們來作什麼的只顧吃菓子麼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

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裏趕咧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麼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裏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裏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著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閒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齷唇啞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閒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著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著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

神情學肖是村癡口
氣卻與前語一映

伏後文遊宴大觀園
幾卷書

亦籠客出門之故習

我的娘三字重讀一
頓是埋怨其不知進
退分寸之辭
對一答寫盡世見
我的嫂子四字輕讀
一頓是婉而自適之
辭

以下卸去劉老老即
離周瑞家的接入

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文章有暗寫。有明寫。不便明寫者。當暗寫。寶玉於秦氏房中。夢教雲雨是也。不必暗寫者。即明寫。寶玉與襲人。初試雲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夢中云云。寶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別告訴人。寶玉說一言難盡。又細說與襲人。其情其事。躍然紙上。

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雨。與襲人偷試。卻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按著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頭緒萬端。直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覺文情閒逸。且為巧姐結果伏綫。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食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裏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真是寫生之筆。

賈蓉借玻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再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人必當看破。

增評補圖大觀園卷六終

第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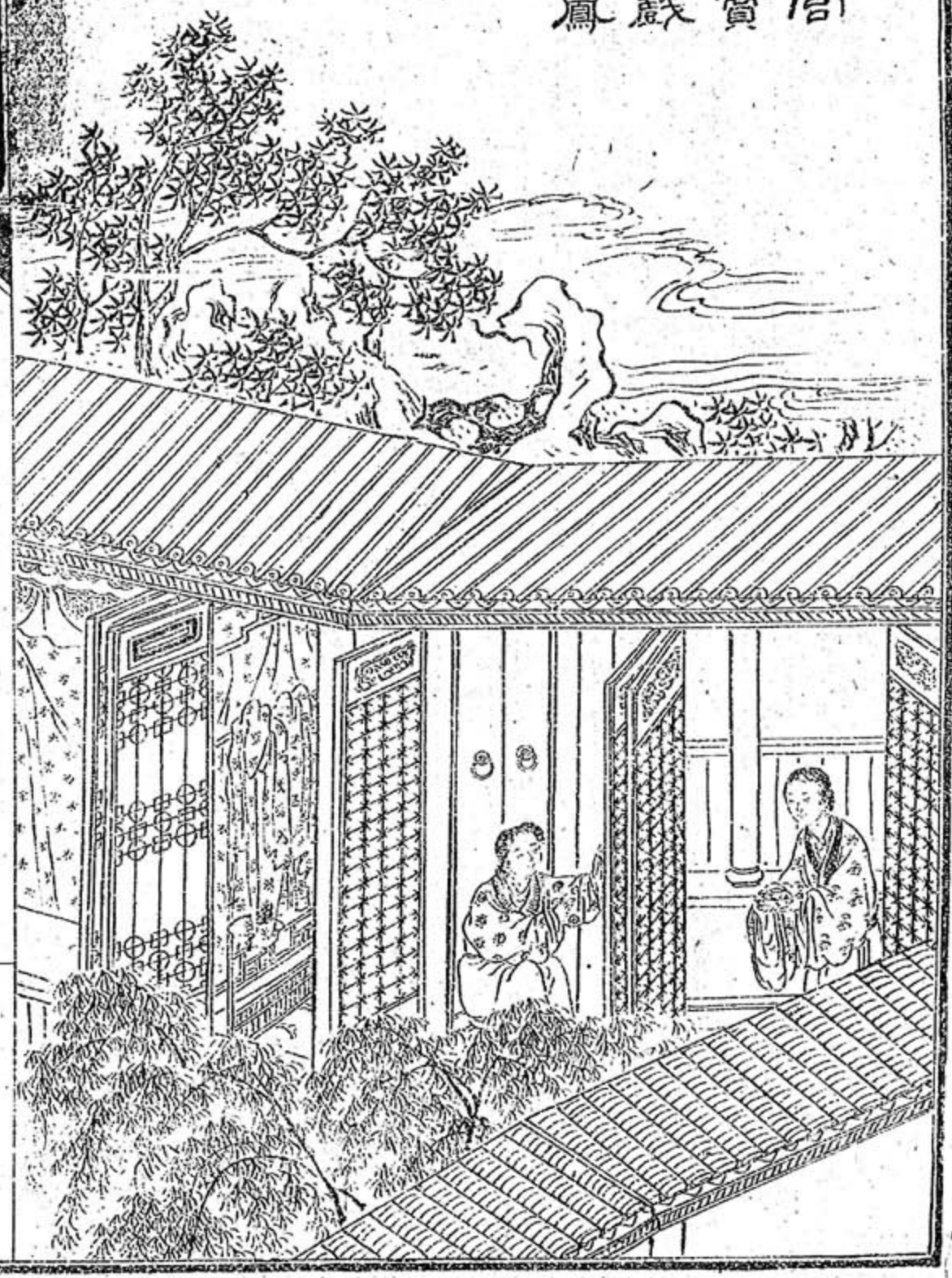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洋圖書印

迷半瓊熙
宮實戲鳳



宮實

宮實